

卷之四



華陽國志卷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晉江原常璩撰

明銅梁張佳胤校刻

先王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章矣  
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之人加  
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闕瞽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  
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  
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  
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  
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  
之書興焉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





志無嫌其繁矣

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為卒正又改蜀郡為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為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為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為赤眉賊所敗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人謂已曰

公孫系

後漢作八子系

十二為期述以語婦婦曰朝聞道

夕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為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為大司徒巴部任滿為大司空弟恢為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蘭改益州為司隸蜀郡為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為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後漢作張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



水隗躡亦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  
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  
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  
郎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上  
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  
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按後漢書曰代漢者當塗  
高君豈高之身耶又按東  
觀記載帝與述書曰承赤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  
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  
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為  
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  
從荆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

臣諸侯其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瘼後戰故能禽秦亡  
楚以弱為強况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  
有所歸不東出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  
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  
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  
戶百餘萬世祖未遑加兵與述及隗躡書輒署公孫  
皇帝七年躡背漢降述述封為王厚資給之十年世  
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躡平隴右述聞  
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  
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



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按後漢本傳述曰此後如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然矣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荆門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述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彭破述荆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宮大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

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柰何牙對曰男鬼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偽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盜底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為漢等是虜乃自出戰之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饑不得食倦不得息日迭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

華陽國志卷五



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卿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間捷為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為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為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嚮義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邳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

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於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漢魯恭王之裔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都将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郟儉賦歛繁擾流



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按蜀書壹作益涼州殺刺史耿  
鄙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為監軍使尋領  
益州牧董扶亦求為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  
去官從焉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  
眾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  
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維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  
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又別  
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  
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  
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

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  
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  
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  
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  
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  
為致力遂克岐龍焉意漸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  
擬至尊焉長子範為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  
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  
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為瑁聘之



荆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  
遣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反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  
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堅諫不  
從謀泄範誅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  
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興平元年  
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祔災疽發背卒州帳下  
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又京  
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  
韙為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

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

杜濩朴胡表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  
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為巴郡太守  
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實民為兵或  
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携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  
恨也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  
明年韙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  
益賓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諛要在盡  
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  
當為盡節汝自郡吏宜念效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  
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



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羨子畿飲之矣  
羲乃厚謝於璋璋善畿遷為江陽太守十年璋聞曹  
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  
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  
郡張肅送使兵三百人并雜御物公辟肅為掾拜廣  
漢太守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為別駕詣公公時已定  
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蘇  
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  
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  
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

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為常  
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  
命正佯為不得已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  
守禦前後賂遺無限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  
尉鍾繇伐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疆無敵天下  
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  
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  
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疆  
曹公雖來無為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  
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



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黃  
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  
滿其心欲以客賓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太山  
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  
於州門以死諫璋璋一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  
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  
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府之險以此成帝業  
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  
關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  
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

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璋往  
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  
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  
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  
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尉劉  
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  
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  
劉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曹公征吳  
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  
為唇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



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歎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戩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

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即斬懷等遣將黃中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阿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十八年璋遣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



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純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綿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綿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筭拒守張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為怒也飛義之引為賓客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謀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亮敗于栢下裔退還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二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



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  
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  
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  
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歔泣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  
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于南郡之江安吳主孫權之  
取荊州也以璋為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還吳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害民莫援者得  
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妖夢告終期  
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  
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唯據土亂世其見  
奪取陳子以為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  
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  
懷遠誠君子之先略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  
松二憾既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  
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第五



華陽國志卷第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為東郡范令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盖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盖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





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  
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  
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  
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  
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  
世平蘇雙等見而竒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  
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並以壯烈為之禦  
侮先生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  
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  
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

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着馬柳柱委官亡命頃之應  
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為高堂尉遷為令  
瓚為中郎將表先主為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  
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耻為之下  
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為  
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  
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  
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  
門雍穆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  
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竒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



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後徐州牧陶謙表先  
主為豫州刺史謙病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  
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  
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  
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  
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  
使君合騎步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  
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  
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

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建安元年曹  
公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  
下邳守將曹豹叛為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  
西糜竺進妹為夫人及奴客二千金銀寶物資之先  
主因而獲振連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  
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為豫州  
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  
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三年公自征布生禽  
之布曰使布為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



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領之布曰  
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先主還得妻子  
從公還許為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  
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  
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  
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  
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  
匕著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

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  
解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蒞使斲人為之不端正舉杖  
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  
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青  
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  
受誅先主衆數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  
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  
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  
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



濮陽時秦宜祿為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  
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  
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為天  
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  
以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  
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公聞  
而義之是歲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  
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即表  
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

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先主說紹南  
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陽  
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末如吾何  
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楊等必戰為先主所殺公  
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  
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  
亮曰孔明卧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  
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  
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



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  
 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為彊雖云天時抑人謀也  
 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  
 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  
 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  
 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  
 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  
 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  
 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  
 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  
 好日密自以為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  
 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  
 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  
 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會江陵或  
 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



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按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先主邪趨漢津適與羽舡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主及雍先主其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裝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竒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

其舡舟公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為荊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綢繆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以關羽為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為福也及得荊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求共伐蜀又



曰雅願以隆成為一家諸葛孔明母兄在吳可令相  
并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贊之  
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  
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  
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散髮於山林未敢聞  
命權果輟計遷觀別駕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  
正迎遂西入益州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  
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民金銀頒賜將  
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  
千斤錢五千萬錦萬疋其餘各有差以亮為軍師將

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荆  
州事張飛為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詐靖法  
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  
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為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  
掾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  
掌軍中郎太守漢嘉王謀為別駕廣漢彭萊為治中  
辟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黃權為偏將軍於是  
亮為股肱正為謀主飛羽超為爪牙靖羲及糜竺簡  
雍孫乾山陽伊籍為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  
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萊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



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  
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  
怨一泯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  
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  
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  
孝直為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  
得行其志也 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  
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  
之 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荊州先主報曰

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  
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  
會曹公入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  
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  
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蜀引軍  
還江夏以權為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  
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表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  
淵益州刺史趙顛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  
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  
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



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二十一年先主還城都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郤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筭淵郤才畧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

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即真初洪為犍為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為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為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為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祇曰君馬何駛祇對曰故吏馬不為駛明府馬不進耳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群茂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曹公為魏



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辨此又曰吾收  
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 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大  
司馬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零陵賴恭為太  
常南陽黃權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武陵廖立為侍  
中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皆  
假節鉞又以黃忠為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  
進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  
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  
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圖曹仁  
於樊城遣前部司馬捷為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

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

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諭其班爵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

黃忠意字也

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福

同之愚謂君臣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

羽即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

問其人才亮知羽忌前荅曰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

傑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

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鬚髭故亮稱云髯也羽臂嘗中

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



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為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為孫權所殺吳盡取荊州以劉璋為益州牧住秭歸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為尚書令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

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象瑞故議郎楊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馬屬殷純別駕趙祚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群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為山陽公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  
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即  
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  
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  
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  
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  
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  
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  
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  
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

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  
猶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為殿下  
取也朝廷左遷帥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  
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假節錄  
尚書許靖為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  
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糜鄉侯北  
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為關中都督進侯延鎮北將軍  
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為侍中楊儀為尚書蜀郡  
何宗為鴻臚立宗廟裕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元瑁妻也子禪



為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先主  
將東征以復關羽之耻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  
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羽勇  
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  
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致敗先主常戒之曰卿  
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  
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  
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伐群臣多諫  
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于  
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

等軍梯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  
破異等軍次梯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  
春正月先主軍梯歸吳班陳戒等水軍屯夷陵夾江  
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泝  
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  
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連營稍前  
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良經佷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梯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  
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嘆  
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



形為後殿兵衆死盡形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形罵曰  
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  
江退衆曰後追已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  
為敵之走况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  
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  
復曰永安丞相亮聞而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  
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八月司徒靖  
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  
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為微宗血  
食之條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儉左右

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  
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陽  
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 十有二月漢嘉  
太守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慮有後患舉兵  
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于  
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  
芻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  
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  
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太子



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吊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墓期後服其郡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譏曰漢末大亂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揚劉表之徒兼州連郡眾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畧戡屠盪盡于

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飛梁益之地元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為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第六







